

新紅樓夢

第一回 警幻仙追述紅樓夢

月下老重結金鎖緣

一

第二回 連理同生

釋蒲淫賭

五

第三回 晴雯婢借屍還魂

鴛鴦姐授胎作女

一〇

第四回 蕩婦懷春調俊僕

孽兒被逐返家門

一五

第五回 寧榮府二次抄家

珍璉兒三番聽審

二〇

第六回 獲重譴囚徒發配

感舊遊美婦聯詩

二五

第七回 燕語鶯聲烈興家塾

紅香綠鬢齊起閨名

三〇

第八回 學中屬對輝華爲魁

園裏吟詩優曇獨異

三五

第九回 獲醜擒渠略施武藝

憐香惜玉曲效殷勤

四〇

第十回 梅畧簫病談前世

賈小釵夢讀天書

四五

第十一回 鎮東伯初平海寇

明心師新整庵規

五〇

第十二回 白雲山兼談相命

紅藥院閑講書經

五六

第十三回 玉皇閣小兒角力

杏花村孤女完姻

六一

第十四回 召神兵小鉦演法

試飛刀碧簫逞能

六六

第十五回 守萬倭兵重作亂

九重恩旨特開科

七一

第十六回 龍虎及第

雌雄元帥共興兵

七二

一

第十七回 特典崇隆登壇受印

第十八回 蕩妖寇大顯神通

第十九回 閨內吟詩堂前問卜

第二十回 皇恩浩蕩薄海同春

第二十一回 醫病藥偶然戲謔

第二十二回 平海府大營甲第

第二十三回 身居事外款款論題

第二十四回 曉開蕊榜題姓氏

第二十五回 待年冊立居私邸

第二十六回 分院宇點景鋪陳

第二十七回 甄小姐避妖來賈府

第二十八回 逗春情淡如入學

第二十九回 彩牋結社

第三十回 會同年花園玩景

第三十一回 賞春燈憑肩獻媚

第三十二回 老尼攜徒弟募化

第三十三回 瓊粧贈一股金釵

第三十四回 香雪祕傳妙術

仁恩愷側掩骼施財

受皇恩榮膺寵錫

環兒南竄淑貞北來

帥德汪洋災黎樂業

限體詩各自推敲

凝香殿大選賢媛

情切局中皇皇待報

日麗蟠均謁聖明

衣錦榮旋宴畫堂

派丫頭更名服役

葉瓊粧逃難入王園

膺赦詔榮兒還鄉

畫冊題詩

乘良夜夜閑開梅

竊香履度足調情

倭王率妻子來朝

鮑煙送兩丸丹藥

傳燈引香風

第三十五回	留香居重來佳客	中元節追薦情人	一七九
第三十六回	鍾情人幽懷沈結	無恥女使酒猖狂	一八四
第三十七回	三枝神箭穿楊柳	一閨新詞締鳳鸞	一八八
第三十八回	翡翠帳中揉雪乳	鴛鴦被底擁香軀	一九四
第三十九回	花襲人因貧賣女	賈佩荃聯譜認兄	一九九
第四十回	交趾女子隨貢使來京	揚州道姑關生魂入腹	二〇四
第四十一回	浸水芙蓉窺玉體	臨風楊柳度纖腰	二〇九
第四十二回	四女將出征東粵	五學士被黜西游	二一四
第四十三回	五美同膺寵命	四豔各配才郎	二一九
第四十四回	巧姐初返外家	淡如錯招老婿	二二四
第四十五回	細雨孤燈回噩夢	清樽皎月感秋聲	二二九
第四十六回	婢女戲編薺字謎	美人爭譜竹枝詞	二三四
第四十七回	憐香成死別	惜玉感生離	二三九
第四十八回	聞大夢賈府成婚	閱新書或人問難	二四四

新紅樓夢

第一回

警幻仙追述紅樓夢

月下老重結金鎖緣

紅樓夢一書，不知誰氏所作，其事則瑣屑家常，其文則俚俗小說，其義則空諸一切，大略規仿鳳洲先生所撰之金瓶梅，而較有含蓄，不甚著跡，足鑒觀者之目。丁巳夏居閩無事，偶覽是書，因戲續之，襲其文而不襲其義，事亦少異焉。蓋原書由盛而衰，所欲多不遂，夢之妖者也；此則由衰而盛，所造無不適，夢之祥者也。循環倚伏，想當然耳。夫人生一大夢也，夢中有榮悴，有悲歡，有離合，及至啼鳴漏盡，遽然以覺，則惘惘焉，同歸一夢而已。上之游華胥，錫九齡，帝王之夢也；燕鈞天，擢楚子，侯伯之夢也；下而化蛺蝶，爭蕉鹿，宦南柯，熟黃粱，紛紛擾擾，離離奇奇，實其境者，自忘其爲夢，而亦不知其爲夢也。蘭皋居士曠達人也，猶憶夢爲孩提，夢作嬉戲，夢肄業，夢游庠，夢受室，夢色，夢居憂，夢續娶，夢入成均，夢登科第，夢作宰官，臨民斷獄，夢集義勇，殺賊守城，既而夢休官，夢復職，夢居林下，迢迢長夢，歷一花甲於茲矣。復猶夢夢然夢中證夢，則真自忘其爲夢，而亦不知其爲夢也。世有好聽夢囈者，請以紅樓續夢告之。其書曰：「話說那賈寶玉一小時被僧道勾引了去，游蕩多日，覺得冷冷落落，不像在家，同姊妹們玩耍快活，因瞞了僧道，一逕到青埂峯下，探望那枝絳珠草。絳珠見了，便說：『寶爺，你不要再來纏人了。』活活把你治死了，難道還氣不過麼？」寶玉道：「你與我相干，這都是那幻仙弄的鬼。如今我們同去和他算賬。」絳珠道：「使得，我正要問問他呢。」兩人就尋到太虛幻境來。幻仙一見，便知來意，向他兩個陪笑道：「你們不要抱怨我，連我也做不得主。」寶玉道：「你明把冊子給我瞧，冊子既在你處，如何說做不得主？」幻仙道：「我這裏專司的是離恨天，你們原不該在我的冊子上，這叫自討苦吃。」寶玉道：「依你說這好姻緣，又是

誰管的呢？」幻仙道：「自有月下老人掌管。」絳珠道：「既然如此，就煩你同到月下老人處，求他結個來世姻緣罷。」幻仙點頭道：「使得，看你們可憐得很。」寶玉見仙子允了，連忙拉了絳珠，跟了仙子便走。不多時刻，到了一所洞天。幻仙道：「這就是他的住處，却好巧，那福祿壽三星皆在這裏。」寶玉看時，見二人對坐下棋，二人旁坐觀局。月下老人見了幻仙，便問：「仙子何事降臨？」幻仙笑道：「被這兩個厭物糾纏不清，特來求你成全成全他們的。」老人道：「你且說來，我聽，可以成全便成全。」幻仙指着寶玉道：「他原是女媧氏煉來補天石頭餘剩下來，放在青埂峯下，年深月久，通了靈，投胎到賈家爲子，取名寶玉，却爲僧道誘他出了家，如今又生塵念，要想完了前世情緣。」又指絳珠道：「他是一株絳珠仙草，生在這石旁，石頭怕他枯槁了，時時用水澆灌他，他感激此石，也投胎林家爲女，取名黛玉，和那寶玉是表親，同居一室，兩心相愛，滿望成婚，誰知無姻緣之分，別娶薛氏寶釵爲室，黛玉便怨恨而死。如今兩個又想結來世姻緣，爲此特來求你。」月下老人尚未答話，壽星在旁笑道：「這也可厭得很，一石一草，却有些嘮叨，不用理他。」寶玉聽了，生起氣來，便嚷道：「老弟台，你不要多管閑事，我雖是一石，比你年紀還大幾歲呢！你不要倚老賣老，安靜些罷。」壽星嘗道：「到底是塊頑石，枉投人生，全不懂事。你直到了女媧手裏，方煉出來，我們三個自從盤古開闢之初便有了，可知星宿是與天地日月同壽，如何反比你小呢？」寶玉道：「有地便有石，難道不是開闢時就有的麼？」兩人正在爭論，老人道：「閒言少說，我看仙子分上，成就了你兩個罷。」就在胸前袋裏取出一條鮮紅的繩子來說：「你兩個各在腳上拴一條。」兩個就忙忙拜謝，緊緊的拴在腳上，並肩立住。老人笑道：「笨坯，拴一拴就是了，何必縛雞似的，儘子捆個不了。」二人聽了，方解下來，跪着送還老人。老人又向袋內取出一本簿子來，面上寫的是「天下姻緣簿」，提起筆來問：「你們投了生，可姓什麼，叫做什麼名字？我好註冊。」寶玉呆了一呆道：「這却不知道，要問閻羅王的。」

閻羅只是查察善惡，用刑發放，那生死的事，仍聽南北斗作主的。」寶玉忙問南北斗在那裏，快去

央求他去。幻仙道：「南斗掌生，北斗掌死，這不就是南極星君麼？偏你方才不該得罪了他，如今怎麼好？」寶玉聽了，連忙跪下叫道：「小姪年幼無知，一時冒犯，還求老伯開恩恕罪。」絳珠也跪下道：「我年紀還輕，叫句太老伯罷。」壽星哈哈大笑道：「這時不叫老弟了，真真兩個孽障，使這般情急得很，我把你們投兩隻哈叭狗兒，打打雄，也算是夫婦了。」說了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冊子，揭開一看道：「你原是賣家的兒子，那賣家祖宗代朝廷出力，有些功德，兒孫又相沿長厚，不肯倚勢欺人，將來家運大昌，要生個大貴的孫子。現在你的妻子寶釵還腹將產，你就去做他的兒子，大有好處。」寶玉道：「好極，舊遊鶼地，又且往寶釵肚裏去鑽鑽，也是舊游，越發有趣。」接連磕了幾個頭。壽星又向絳珠道：「賣家還要生兩個大貴的女兒，你可願去？」絳珠道：「這個使不得，同生賣家，那裏還做得夫妻？」壽星笑道：「也是我倒忘了。」絳珠道：「自古道：『夫妻榮貴。』既是寶玉貴，我還愁什麼？只要投個尋常良善人家就好。我記得前生與那史侯的姪女兒湘云，十分相愛，情願投爲他的女兒。」壽星將冊一看道：「可巧他也有遺腹，該生一女，就把你去投生罷。」一面就提起筆來，註明姓名壽數，福星收入袖內。二人卽叩謝了，立起身便走。壽星便笑道：「冒失鬼，連人身也不會討完全，就想走了。凡世人貧富貴賤，是福祿二星掌管的，須得他註明兩個冊子，然後成人。」寶玉聽了，便扯了絳珠，去跪求子生。子生全局已完，爲羊一個劫，翻來翻去，叨騰不清，那裏來聽他們的話。二人沒法，只得跪着靜候。停了一會，局畢數一數子，福星輸了半子。月下老人道：「該我來打贏家了，快些註冊，好叫他們投生去。」二星道：「方才只聽得你們咕咕略略說了許多話，到底爲的什麼事？又叫我們註什麼冊？」幻仙便接上口，將適才講過的話，重述一遍。二星問壽星道：「冊註沒有？」答道：「早註了。」又問月下老人如何？老人笑道：「你兩個真個着棋出了神了，剛才他們捆茄藕似的，紮了這半天，難道就看不見了？」二星笑了一笑，各在袖中取出冊子，註個明白。壽星道：「如今好去了。」寶玉道：「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向老人道：「還要相求老伯伯，我難道只有一妻沒有妾的麼？」

得多拴幾個方好。」老人笑道：「這真是得瞞望獨，也能我就做個完情。」便向袋中取出赤繩，又在靴中抽出幾根紅色籌兒，將繩拴了，把那一頭拋與寶玉。寶玉喜喜歡歡，忙在腳上拴了一拴，且不送還，又跪下道：「還要相求老祖宗老太爺伯伯賞個全臉。」老人道：「又要什麼？」寶玉道：「有了家花，也要有些野花助興，方是十全。」老人道：「放屁，到底是糊塗石頭，貪求無厭，有了大的，又要小的，有了家的，又要野的，世上的女人，皆叫你占完了不好。」寶玉道：「也不必占完，只揀幾個好的，給我拴一拴罷。」老人只是不許，寶玉只是哀求，求了多久，祿星急等下棋，便道：「你老人家也太小家子氣，就再賞他幾個何妨？」老人聽了，便又靴中抽了幾十根綠籌，照先拴縛。那寶玉早將空頭拴在腳上，待老人拴過，解下送還，叩了好多個响頭，說：「送咱們這會子好去了。」珠絳道：「且慢，我倒有些信不過，拴了若干的籌子，恐怕又是什麼金玉姻緣，硬硬的占了去，可不白賺熱鬧。」月下老人道：「孽障，你便要怎麼呢？」絳珠道：「我只要一把金鎖就夠了。」老人說：「這不是我管的事，你去求壽星罷。」壽星道：「他前世吃了虧，如今格外要老到些，這叫做懲沸羹者吹冷齋。」說著一面提筆，在他胸前畫了幾筆，又叫寶玉在他背上，也畫過了幾筆，說道：「快去，讓我們好靜靜兒的下棋。」寶玉絳珠心滿意足，又叩了無數的頭，才走出來，又叩謝了幻仙，再三吩咐如今一切不可將我們再造上冊去。仙子道：「如今你們美滿姻緣，榮華富貴，我這離恨冊上，自然是無名的，不必過慮。」說畢，殷勤作別而去。寶玉向絳珠道：「今日已是正月十四日了，我們快去投生，趕着十五元宵團圓的佳節方好。」絳珠道：「不錯不錯，快去快去。」兩個正在高興，只見一個老婆婆，托了一個盤，放了兩杯兒香馥馥的茶，請他們吃。二人說了半日的話，正是唇乾舌燥，便也不問青紅赤白，接過來一口一杯吃完了，不道句多謝，忙忙的投生去了。誰知這是孟婆湯，吃了下去，便記不得前世的事了。

第二回 連理同生 楊蒲淫賭

榮府裏自從多事之後，家道日漸艱難，只茶飯菜蔬，是公衆的，其餘各房客用，是各人做些針黹易錢湊用。在王夫人身邊，有一個老媽，一個丫頭，李執寶釵止各一老媽伺候。這夜寶釵在燈下綉刺，想起丈夫，心中酸苦，就懶得做花，怔怔的自去安歇。朦朧睡去，見寶玉走入房來，二人抱頭大哭一場，又訴了多少別後相思，纔解衣同睡。只見寶玉越縮越小，跳起身來，竟往寶釵肚裏一鑽，爬了進去。寶釵驚駭，大叫一聲，便跳醒了，覺得腹內陣陣疼痛，知是將產，連忙叫起老媽來，告知王夫人。王夫人就叫人去喚收生婆，自己同了小丫頭來看寶釵。李執也趕來了。寶釵把夢見寶玉，述了一遍，只不好說出鑽入肚子裏去的話。王夫人點點頭道：「想是他來保佑你，自然易生快養的了。」話尚未了，收生婆到了，先向太太和奶奶打了個千，又向寶釵道：「二奶奶不爲德了。」伸手往被裏，便把寶釵扶將起來，一摩道：「快去取熱水來，就要生了。」一句未了，就聽呱呱的一响，早已落地。收生婆抱起來道：「恭喜，是位哥兒。」就代他洗浴。見背上有一塊綠色，隱在肉內，又像有字的，便向王夫人道：「太太瞧瞧，這是什麼？」王夫人正要時，只聽得外面亂嚷道：「不好了，上房火起了。」賈政賈蘭皆跑進來，喊道：「鄰舍都瞧見了，怎麼自己家裏全不知道？」王夫人同李執也走出院子，仰頭一看，却不是火，只見紅光繞屋，連大明的月色，也瞧不見了。賈政瞧完，便問：「孩子生下了沒有？」王夫人道：「剛剛落地，倒是個男的。」賈政把陽表一看，却是寅初二刻，已交十五的日子。賈蘭大喜大笑道：「是極貴的吉兆。」說了忙走出廳來，謝了衆隣，說：「并不是火，却是些紅光，如今也漸次的淡了下去。」衆人聽了，方才各自散去。王夫人同李執復身進房，把孩子背上細細的一看，宛似一塊碧玉嵌在肉裏，還有「靈通寶玉」四個金字，像寫的一般，各人嘖嘖稱奇。寶釵看了道：「想必他捨不得老爺太太，又投回家來了。」那邊周姨娘聽見說寶釵生產，也走過來，向太太

井二位奶奶道喜。王夫人向周姨娘道：「我在這裏陪他，你和大奶奶都回房去罷，明日好早些起來，幫着辦事。」原來賈蘭對了甄應嘉的姪孫女，名喚掌珠，擇了正月十五日迎娶過門。雖則家計淡薄，各事從省，也得張燈結彩，鼓樂執事，備辦酒席，各種事情。此時賈府止有三個家人，兩個小廝，其餘舊僕，也有另跟外官去的，也有帶了妻子回原籍去的，只剩了周瑞是王夫人陪嫁的人，雖則也自去過活，不在府了，逢着府中有事，便來幫忙。這日因賈蘭完姻，看見天色明了，便走到榮府，聽得添了小哥兒，連忙向老爺太太磕頭，道了喜，便出來相幫辦理。停了一會，郁夫人過來了，又一會，李紋、李綺和寶琴一同來赴喜席，尚未坐定，只見那兩煙也過來了，皆向王夫人、李執道了喜。李執問：「巧姐爲什麼不來頑耍頑耍？」邢夫人說：「病了躺着呢。」李紋便問：「爲什麼寶妹不出來？」王夫人道：「他昨兒晚上生產了，倒是個男孩子。」大家又向王夫人、李執行禮道喜。寶琴就攔去看姐姐。李執道：「坐一坐，吃了茶，大家同去。」茶還不會吃得，只見湘雲的丫頭忙忙的跑進來，向王夫人叩了說道：「昨夜寅時，我家姑娘生了一個遺腹的小姑娘，却也奇怪，胸前一塊肉，是金黃色的，像一把鎖一般，上面還有四個藍色的字，什麼統領金鎖。」王夫人笑道：「想必是『通靈金鎖』四字。」丫頭道：「不錯不錯，太太說的不差，我說不上來。」又說：「我太太本來要來道喜的，因爲要守着產婦，走不開，叫我先來說一聲。」王夫人道：「你回去代我說聲道喜。我家二奶奶昨晚也生產了，也算是今日寅時是個哥兒。」丫頭應了，隨道：「我要去陪姑娘，就回去了，改日再來請安。」說了就走了。李紋、李綺問李執道：「姐姐，我們幾時去看湘雲？」寶琴道：「我們都要去的，竟是後日三朝，都在這裏會齊同去。」李執道：「後日親家要上門，不得閑，倒是明日罷。」一面說，一面到了寶釵房中，見寶釵坐在炕上吃粥，大家道了喜坐下。寶釵問寶琴爲什麼不帶外甥女來？寶琴道：「恐怕受了風，交給老媽子帶着吃。」房中間話不提，且說王夫人一人在房中吩咐婆子丫頭們安排椅桌，只見環哥兒的媳婦，搖搖擺擺來了。原來賈環對了史侯遠族的姪孫女兒，上年臘月完了姻，不想相

貌既平常，性情又潑悍，王夫人很不歡喜他。這日見他來了，耐他不過，就發話道：「你如今做了媳婦，就不得像女孩兒，一味嬌養，也要達些世情。昨日二媽姆生產，家中的人，那一個不來探望，你就夜裏悄悄起來，今日也該早些過來哩！你瞧親眷們，尚且遠遠的趕了來，偏你一家子的人，這時候方才出房門，況且蘭哥兒的好日，也該來助助忙，方是道理。」那史氏聽了，把臉一放，說道：「我那懂得世情，倒會曉得道理。人家生孩子，人家討老婆，與我的不相干。太太要氣不過，我仍然回家去做女孩兒，也使得，有什麼難得倒人？」王夫人聽了，欲要發作幾句，想起今日是蘭哥喜日，又是寶釵新產，況且又有人客，家反宅亂，不成事體，只好忍住氣，也往寶釵這裏來了。剛到窗下，聽得裏邊寶釵說道：「姐姐，你可曉得新添的外甥已經對了親了？」寶釵道：「那裏來的瞎話，方才落地得幾個月，就對了親？」王夫人走進去，便接口道：「此倒不是瞎話，和你一個樣兒的金玉，姻緣呢？」寶釵方才會意，過來笑道：「和湘雲妹妹做親家，却也很好，只不知他肯不肯？」王夫人向李執道：「我在這裏伴他，你同姐妹去，喝酒去，喝完了酒，正好發轎了。」寶釵接口道：「太太，我不要伴得的，一點也沒什麼，就是起先疼了幾陣，孩子下了地，就不痛了，同平常往日一個樣子。方才我還想吃飯呢，是那老媽勸我吃粥，才吃粥的，我是好好的了，太太儘管去。」王夫人道：「既這麼，我去吃杯酒，再來瞧你。」說完，就一同出房。王夫人叫小丫頭，你再去請聲姨太太，說我們大家等着呢。岫煙道：「別去請了，今日在家很不舒服，我不然原欲伴了叔婆，也不過來，倒是叔婆說兩個都不去使不得，催了我來，我方才來的。」王夫人道：「想來也不用客氣的，既是這麼，我們坐罷。」中堂也只有兩席酒，讓岫煙李執坐了大首席，那夫人在上，王夫人在下相陪。李執寶釵坐了小首席，李執在上，史氏在下相陪。李執道：「我們竟把桌椅解了，并攜來吃熱鬧些。」王夫人因為厭惡史氏，不肯同席，就隨口說：「今日喜事，該要用個桌椅，不要解罷。」衆人也不知道方才絆嘴的事，認是真話，也就罷了。喝得幾杯酒，才上了二道菜，只聽得前廳大哭大叫，大喊大罵，沸反起來，不知爲的什麼事，仔細一聽，却是賈政

打罵環哥。王夫人皺着眉道：『要教訓兒子，閒日子多着呢，偏趁子今日趕個熱鬧，哭哭啼啼像什麼？』李執道：『必得太太自己出去勸他一番，方得開交呢。』王夫人真個忙忙趕出廳來，只見賈環轎子也脫掉了，打得滿臉的血，亂哭亂跳，賈政還拿了門門趕着亂打。王夫人看看兩個，不提防旁邊還有幾個生客，便趕將過去，阻住賈政。那些討債的，見有堂客來出，只得趕到外廳去了。王夫人一面扯住賈政，一面罵環兒道：『你這逆畜，還不快進你的媳婦房中去。』環兒聽了，進也不敢進去，一直往外跑了出去。史氏聽說打他的丈夫，便拍檯敲櫓，大哭起來。賈蘭坐在新房中，雖大廳很遠，起先聽不見，後來內堂哭起來，方才聽見了，連忙趕將出來，見是史氏在堂中撒潑，就叫了一句嬌娘，爲的什麼事，別要氣壞了身子。史氏哭着罵道：『忘八小畜子，不用你管，大家氣不咱們兩個，治死了讓你們快活罷。』蘭哥兒摩不得頭腦，便問李執道：『到底爲什麼？』李執道：『連我也不知道，你到前廳去打聽，看是爲的什麼。』太太也在那裏呢。賈蘭便跑到廳上，見賈政坐在椅子上，渾身發汗，氣也撥不過來。王夫人立着，代他揉胸膈，口中說道：『這畜生，向來不長進的，你就擔貸些罷，何苦生這場大氣。』賈政喘息道：『我告訴你，連你要氣個半死呢。方才夏太監領了許多無賴光棍，向我討欠債，我問是什麼債，他說是你兒子賭輸了的借債。我問輸了多少，他說原是三萬八千兩，有衣飾抵過一千六百兩，還有三萬六千四百兩，現有他的親筆借票爲據。我就問他這畜生，那畜生倒也不賴，竟回我說有的。你想咱們如今的光景，還經得這般大花浪用，將來我和你連飯也沒得吃了。』王夫人聽了，止不住眼中流下淚來，又想現今老爺氣得這般光景，如何又助他煩惱，連忙把手在眼上擦了一擦，正要解勸，忽聽得外面叫道：『咱是個老公公，便是太太夫人也見得的，怎麼把咱們債主撇在前廳，理也不理，你家老子等得不耐煩了。不要扯你媽的公府體能，快收拾起，乖乖兒的拿出銀子來兌，難道打一回兒子，就算得數嗎？那個廬狗搗出來的個囚葱子，輸了銀子想要賴，若贏了怕不捧就走，誰又賴得的。』一路喊罵，一直竟往裏邊來了。王夫人急得竟往後退，又聽見裏面還是正哭。

得高興呢。李執看見太太，包了兩眶眼淚，哭了進來，死命的勸他道：「太太來了，快別哭罷。」史氏嘆道：「太太來把咱吃了下去罷，咱也總不要命了。」李執實在沒法，便招呼兩個娃子，推的推，扯的扯，三個人把他硬硬的送到房裏，他還要奔出來，李執就把房門反扣了，又忙的出來解勸婆婆。王夫人就把環兒賭輸了三萬八千的話告訴他，李執也吃了一大驚道：「怎麼這般大賭？」王夫人道：「若小賭，你公公也不這般生氣了。況且這夏太監是總轄六宮的都太監，比不得元春在日，他還忌憚的，如今沒靠山了，那裏和他鬧得清？」這是內堂的話，且慢提起。單說那前廳上衆光棍一推進來，叫道：「善討不還，須得惡討，別管他的娘，先打一陣再說。」賈璉久不管二房的事，立着不做聲。蘭哥兒只得陪着笑臉，深深作揖，央求再三。夏太監方才許了十日內一併交清，就同衆光棍回去了。賈蘭送到大門，復身進來，賈政還坐在椅子上發怔。只見薛蝌走將來向賈政請了安，瞧見光景，便道：「莫非也知道了嗎？」賈政道：「你可知道些什麼？」薛蝌紅着眼眶說：「我哥哥輸了八萬九千兩銀子，把典當舖綢緞店盡數抵交還不夠，又把現銀件衣飾搜個淨盡，方才足數，不知以後怎麼過日子？媽媽哭得暈了去，灌了一大匙薑湯，才醒轉來。聽見說寧府老爺輸了六萬多兩，已經把衣飾田產抵償清楚，便是這裏環兄弟也有三萬多兩，只怕也歸還，方可落個安然。」賈政道：「已經吵來過了，就爲這個氣得要死。怪道東府裏今兒沒一個人過來，連薛媽媽也不來，他們早早鬧破了，我還睡在鼓裏呢。」薛蝌道：「如今且擱開，明日再說。現今天色將晚，好發花轎了。」賈政道：「正是，我氣昏了，竟忘記了。」連忙叫周瑞快快料理起轎。那外邊赴席的親友族房也陸續來了。不一時發了轎，那邊甄家也曉得這府裏六角七亂，更不排場，忙的發付新娘上了轎。到了賈府，參過天地，就煩薛蝌和賈薈兩個執掌花燭，送入洞房。還未到新房門口，只見薛家小廝一口氣跑來，佈了薛蝌的耳朵，說了幾句。薛蝌道：「你先去，我就來。」一邊進得新房，薛蝌更不說話，放了花燭，往外飛跑的去了。內廳也有個老媽和岫煙悄悄的說了兩句話，岫煙便扯扯寶琴說：「咱們去去就來。」兩個飛也似的

走了。李執似乎有些踉蹌，忙叫老媽快去姨太太那裏瞧瞧，有什麼事。老媽答應了，要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三回

晴雯婢借屍還魂

鴛鴦姐投胎作女

老媽去不多時，回來說：『姨太太歸天去了。』李執向王夫人道：『薛蝌在那裏，我不便去，只好打發個老媽，送些紙錠兒去罷。』王夫人道：『我過去拜拜他。』說了就走，也不帶個跟人，獨自一個趕到園中，鬼啾啾的倒有些害怕，只得硬着膽子，走至門口，只聽得裏面哭聲號咷，好不悽慘，也就一路哭進門去。薛蝌、鮑二、寶琴皆來叩頭。王夫人就在坑前拜了幾拜，薛蝌又跪下道：『我這裏一兩銀子也搜淨的了，要求姨媽暫借幾百兩銀，將來回去設法弄來歸還罷。』王夫人道：『什麼歸還，你約要用着多少？』薛蝌道：『如今那裏還講得體面好看，有得二百兩，就將就着用過去了。』王夫人道：『現銀實在沒有，倒有一兩人參原用五百兩紋銀買的，預備寶釵產裏用，因為產得很快，竟不會用，我去取來，你拿去變了價，趕急好辦事。』就拉住香菱說：『你跟我去拿。』又向鮑二道：『我心口痛悶，頭又昏，要去騎騎，不再過來了，你們好好看守住，等待下材的時候，我掙扎得起，一定過來送的。』說了就走。不一刻，香菱取了人參回來，說姨太太走進房門，一個頭昏，跌了一交，把額角也磕破了。衆人聽了，十分過意不去。那裏薛家的喪事埋料，不必細講。且說賈府喜筵，只上過了三四道菜，各人心照，便托故散了席。賈政送出大門，回到房中，見王夫人躺在坑上，額角也跌破了，渾身發熱，似火燒的一般，只叫心中痛得很。賈政就在坐坑沿上，把話安慰他。只見賈蘭也走了進來，問太太怎麼樣。賈政說：『他心痛呢。』蘭哥兒爬在坑上，雙手替他揉。王夫人道：『你回房去罷，不必在這裏了。』蘭哥兒道：『今夜總不睡的，坐在房中也悶得很，不如在這裏說說話的好。』王夫人問賈政道：『這種賭帳，到底怎麼開發，不要再這些小人的不犯着了。』賈政道：『說不得，只有廢產了，還有什麼別法。咱家祖遺田地，本不很多，東西兩府各有一萬畝田，我在元春

面上花得大了，又造這座花園，又且別人做官有錢賺的，我做官是他在的，陸續賣去了六千畝，只剩了四千畝，每年租息算來，已是不够動用，如今只得掉兩千畝了。」賈蘭道：「這田值得多少一畝？」賈政道：「原價二十兩一畝。」賈蘭道：「賣也費氣，不如抵給他罷。」賈政道：「使得，你明兒叫了夏太監來，我檢出一千八百畝的田契，抵給他罷，我也不犯見這太監了，還有零數四百兩，他肯讓讓了，不肯讓你到太太這裏，檢些衣飾，抵清了罷。」蘭哥兒道：「是我明兒就辦。」王夫人歎口氣道：「四千畝租息還不够使，如今剩了二千二百畝的租息，怎麼度日子？」賈蘭道：「太太現在身子不好，不要再想那些懊悔的事，難道這一畝田也沒有的人家，不吃飯了，且自寬心，混過去再處罷。」三人說了一回，聽見遠遠的鷄叫，賈政便往周姨娘那邊去了。賈蘭直坐至天亮，見王夫人病越重，忙去請了王太醫，診脈開方，准准病了二十多天，方起得來。那裏甄家應嘉死了，早要扶柩回南，只爲掌珠的婚事，延了半年。這日三朝上門，就算辭行，說留寶琴李綺在京，餘皆定於本月二十外，就要長行，不再來辭行了。寶琴聽了這話，就和薛蝌、煙商量，待過了七，薛蝌便扶了媽媽的靈柩，搭幫兒同行去了。王夫人病得昏天黑地，一些也不知道，如今好了，李執一告知，方得知道，不免又傷感了一回。又向李執一說：「你的媳婦十分孝順，我病的時候，他還是個新婦，不曾滿月，却頃刻不離的陪着我，我只笑那環兒的媳婦，連影兒也沒有來現一現，可是個人麼？」李執道：「這糊塗人，太太只不理他就是了。」那曉得這二十多天，不知鬧了多少的飢荒，李執只是瞞住，免得王夫人生氣。過了幾日，寶釵滿了月，便出房來，方知道婆婆病了多時，媽媽已經死了，靈柩也回去了，就像腦袋上澆一盆冷水一般。大場的哭了一回，連忙的來請婆婆的安。王夫人道：「你如今可大了麼？這小孩子可好？」寶釵道：「我早可以出得房門，一向不見太太，問了幾句，想要出來請請安，大姆姆怕我產後生愁辛苦，又怕知道了媽媽的事，恐傷成病，只說太太爲了蘭哥兒完姻的事，忙得很，連姨太太也在那裏幫忙，不得來瞧你，吩咐你不曾滿月，不許出房，我竟信以爲真，誰知有這許多的顛顛倒倒的事。」

「說了就掉下淚來。」王夫人也含淚道：「我病得七死八活，人事也不知，連送也沒去送他，如今你過去靈前拜去。」寶釵應了出來，先到李執房中，謝了他一向的照料，便往花園走至家中，一見了靈座，一交跌倒在地，號天的大哭起來。麝香菱忙上前來扶起了寶釵，又跪下去磕了許多的頭，哀哀的哭個不住。麝香菱再三勸解，又說：「你住了哭，我有要事和你商量。」寶釵聽說，便住了哭，問什麼要事。麝香菱說：「你姊妹扶柩南回去了，蠶伯伯在家，也不管我是個小嬌子，胡言亂道，不成腔派。我想要搬到我家嬌娘那裏，暫住幾個月，他又推說太老爺不時要進來，不方便，我又向執大姐商量，他倒肯的，只是不曾稟過太太，不敢就作主，如今太太好些兒，想要求他去，不知可使得麼？」寶釵道：「我的哥哥是一個禽獸，你在這裏自然不便的，那邢太太只曉得算小省事，那有什麼親情面目的？我家太太最好，一說必定肯的，就來同我一房住更好。」二人遂別了香菱，一逕同來見了李執，說起這事。李執道：「很好，我們同去見了太太商量。」三人就向王夫人房中來，問話了一番。寶釵就將此事稟明。王夫人道：「這有什麼使不得，粗茶淡飯，莫嫌待慢就是了。」麝香菱起來道了個謝。王夫人便翻翻憲書，說道：「今日大好日子，就搬了來罷。」寶釵答應了。三個人就同到那邊收拾了一番，抱了小女兒搬了過來。且說薛蟠和賈環在賭場上會見，就各告訴各的窮苦光景。賈環道：「我倒替你想一個方法兒，只不知你願不願？」你房中有兩個通房丫頭，不如賣了一個，倒有幾百兩銀子做賭本呢。」薛蟠道：「夏家那個贈嫁丫頭，自從他姑娘死後，就回夏家去了，只剩一個香菱，如今也說不得了，賣了他罷。」說畢回家，也不提起，各自睡了。第二日正是端陽佳節，王夫人知道薛家窮苦十分，一早就令人送了一大瓶燒酒，一盤粽子，一塊肉，一條魚，給他們過節。香菱忙忙收拾起來，薛蟠等不得，先拿了幾個粽子，配着冷燒酒，吃得已經半醉，待到魚肉養好，又吃完了這半瓶酒，陣陣大醉，便跑到賭場上，正值他們吃酒過午，就遞薛蟠又吃了一大壺，越發醉到十分。又見衆人吃完了，就擺起場來，擲骰子，心中怪痒痒的，但恨沒有本錢，沒有人肯和他賭。想起賈環昨天的話，就回到家

中，天已旁晚了，坐下便對香菱道：『我想你跟了我，也沒什麼好處，況且我也養活你不起，不如將你賣到個富貴人家去，你也受用，我也得幾兩身價使使，這叫做兩便。』香菱回道：『大爺你真是人貧志短了，別說扶過正的小老婆，不忍得賣，就忍得賣，你的臉上可過得去麼？』薛蟠睜着眼道：『什麼小老婆，臭丫頭罷了。』香菱接口說道：『便是丫頭好賣的麼？你瞧瞧這黑女孩子，難道丟他去，還是帶了他去呢？』薛蟠聽了，也不開口，走近身在香菱手中把孩子抱過來，使力往墻下一甩，哇的一聲就不响了。香菱驚得魂也飛掉，連忙去抱起來，已經嗚呼的了。抱到房中，放在坑上，放聲大哭起來。薛蟠趕來，接連打他耳光幾下，打得香菱忍氣吞聲，哭也不敢哭了。薛蟠連燈也不拿，黑古影中摸出大門而去。香菱晚飯也不吃，哀哀的哭了一夜，到得天明，肚子餓了，煮了些小米子稀飯，吃了兩碗。此時他家中向日那些家丁婆子，皆散完了，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奴伺候。香菱就叫他看守屍孩，自己走過賈府這裏來，進得園內，只見那那魷煙坐在池邊石上洗衣服，香菱流着眼淚，叫二奶救救我罷。魷煙擡頭一看，倒吃了一大驚，問道：『你爲的什麼事這般形容？』香菱便細細的告訴了一回。魷煙聽了，跌腳的道：『真是奇聞，少有少見的事，偏是他做得出來。』忙的領了他來見王夫人，又從頭訴述了一回。那時李執寶、甄氏皆在太太房中，聽了這話，個個叫說怪出。王夫人道：『這畜生充了軍，倒乾淨，姨姨不該花了錢，弄他出來，鬧這許多事故。』香菱又說要求太太的恩典，借一吊大錢，好去收拾孩子。王夫人就叫李執給了他四吊小錢，說道：『天已晌午，熱得很，快去收拾罷。』香菱叩頭謝了，正要走，只見老媽跑來說：『你家小奴嚇得鬼也似，說小姑娘坐起來了，叫你快過去呢。』王夫人道：『想是貓兒跳過了，走了屍了，你快去把舊番打倒他。』香菱聽說，便飽過去，只見女兒果然坐在坑上，一見香菱，便叫：『香菱姐姐，一向不見你，我如今來做你的女兒了。』香菱道：『你是什麼鬼？不要來嚇人罷。』女孩子答道：『我是晴雯，因為氣死了，去見閻王，說我陽壽未完，不肯收。我出來碰見了尤二姐，他說寶玉又投到賈家去了，我想到琴姑娘那裏去投胎，做他